

慢人

Slow Man

[南非] J.M.库切 著 邹海仑 译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

J.M.库切 作品

013027752

I478.45
06-2

慢人

Slow Man

[南非] J.M.库切 著 邹海仑 译

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

01627106

I478.45
06-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慢人 / [南非] 库切 (Coetzee, J. M.) 著; 邹海仑译. —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3
ISBN 978-7-5339-3611-2

I. ①慢… II. ①库… ②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南非—现代 IV. ①I478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6297 号

原书名: Slow Man

作者: J. M. Coetzee

Copyright © 2005 BY J. M. Coetzee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,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。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: 11-2011-33 号

慢人

作者: [南非] J. M. 库切

译者: 邹海仑

责任编辑: 曹洁 郭贤路

封面设计: 棱角视觉

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址: www.zjwycbs.cn

经销: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196 千字

印张: 9.125

插页: 6

书号: ISBN 978-7-5339-3611-2

定价: 35.00 元 (精)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第 一 章	001
第 二 章	003
第 三 章	019
第 四 章	022
第 五 章	032
第 六 章	036
第 七 章	042
第 八 章	049
第 九 章	060
第 十 章	071
第 十 一 章	076
第 十 二 章	078
第 十 三 章	083
第 十 四 章	093
第 十 五 章	107
第 十 六 章	122
第 十 七 章	136
第 十 八 章	139
第 十 九 章	152
第 二 十 章	160
第 二 十 一 章	173

第二十二章	178
第二十三章	185
第二十四章	193
第二十五章	203
第二十六章	220
第二十七章	233
第二十八章	243
第二十九章	258
第三十章	273

第一章

从右面来的猛然一击撞上了他，那么剧烈，令人毛骨悚然，又那么疼痛，活像遭了一下电击，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。放松！当他在空中飞掠的时候(在空中最轻松舒适地飞掠)，他告诉自己，的确，他能感到自己的四肢听话地松弛着。像只猫一样，他告诉自己：打个滚儿，然后跳起身来四脚着地，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。那个不同寻常的词儿柔软或敏捷^①也从地平线上冒出来。

然而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不知是由于他的两条腿不听使唤还是由于他有片刻的眩晕(他听到，而不是感觉到，自己的头骨在柏油马路上的撞击，遥远，木然，好像一下球棒的击打)，他根本没有跳起身来双脚着地，恰恰相反，而是一米米地在地上滑动，滑动，直到他被这滑动完全催眠为止。

他伸直了四肢，平静地躺着。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。太阳的触摸那么充满柔情。和让自己懒散松弛、等待着力量的恢复相比，还有更糟糕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可能比让自己小睡一下更糟。而他合上眼睛；世界在他下面倾斜，旋转；他恍然离去。

一度，他短时间地苏醒过来了。曾经那么轻盈地在空中飞掠的

① 原文为 *liber* 和 *libre*，意思相同，均为“轻柔”或“敏捷”之意。一个为英式拼法，一个为美式拼法。译者在翻译时略作变通。——译注(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所加，以下不再逐一标注)

身体已经变得十分沉重，如此沉重，以至凭他的全身力气也不能抬起一个指头。有什么人正在俯身向他逼近，挡住了他的空气，是一个长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年轻人，沿着他的发际长着许多雀斑。“我的自行车，”他对那个小伙子说道，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，困难而清晰地说出那个词儿。他想要问他的自行车怎么样了，是否有人照看，因为众所周知，一辆自行车能够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；但是还没等他说出那些词儿，他又失去了知觉。

第二章

他正在被左右摇晃着，被送往什么地方。一些人声从远处传到
他这里，一些喧哗声按照它自己的节奏起伏着。什么在进行中？如
果他睁开眼睛，他就会知道。但是，他还做不到。什么东西正在来
到他面前。每次一个字母，咔嚓咔嚓咔嚓，一条信息正在被敲击在
一块玫瑰红的屏幕上，那屏幕在他每次眨眼的时候就像水一样抖
动，因此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内眼皮。E-R-T-Y，这些字母写道，
然后是F-R-I-V-O-L，然后是一阵颤抖，然后是E，然后是
Q-W-E-R-T-Y，连续不断。

Frivole^①。什么东西好像惊恐地掠过他的周身。他扭动着；从
那洞穴里，一阵呻吟正在喷涌而出，并且从他的喉咙里爆发出来。

“疼得厉害吗？”一个声音说道，“不要动。”一下针扎。片刻
之后那疼痛消失了，然后是惊恐，然后是意识本身。

他在一团好像蚕茧一样凝滞的空气中醒来。他试图坐起来，但
是没能做到；他好像被裹在混凝土里。他周围是一片单调的洁白：
白色的天花板，白色的单子，白色的灯光；还有一种带细颗粒的洁
白好像古老的牙膏，他的头脑似乎就被糊在这层牙膏里；所以他不

① 法文：无聊，毫无意义。

能有条理地思索，他变得十分绝望。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他大声说道，或者，也许是喊道，那意思是你们这是把我怎么了？或者，我醒过来的这儿是什么地方？或者甚至是，什么命运落到了我的头上？

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出现了，她停下脚步，留心地看着他。出于头脑中的昏乱，他试图问点什么问题。但太迟了！她带着一丝微笑，让人宽心地在他的胳膊上轻拍了一下，又继续向前走去。对于那下轻拍，他很奇怪，似乎只是听到了却没有感觉到。

情况很严重吗？如果有时间只问一个问题，这就是应该问的问题，虽然对严重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，他并不愿意往深处想。但是比起这个有关严重的问题更为紧迫的，比起提问究竟在麦吉尔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把他吹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，更为紧迫的事情，是他需要找到回家的路，进屋关上门，在熟悉的环境中坐下来，使自己恢复元气。

他试图去摸摸右腿，这条腿不断发出朦胧的信号，表明它现在就是出了毛病的腿，但是他的手不愿意动，没有东西愿意动。

我的衣服，也许应该预备性地先提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。我的衣服在哪儿？我的衣服在哪儿？我的情况有多严重？

那个年轻女人又飘回到他的视野里。“衣服。”他以一种巨大的努力说道，尽可能高地扬起他的眉毛，以表明他的紧迫性。

“不要担心，”那个年轻女人说道，并且用另一个微笑来安抚他，她特有的那种天使般的微笑，“一切都很安全，一切都有人照看。大夫马上就会来看你。”的确，马上就有一个年轻男子(他肯定就是那个大夫)出现在他身旁，并且对他窃窃私语。

“保罗吗？”这位年轻大夫问道，“你能听见我讲话吗？我说的名字对吗，保罗·雷蒙特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小心翼翼地說道。

“日安，保罗。现在你会感到有一些迷糊。这是因为已经给你注射了一针吗啡。过一小会儿我们要进行外科手术。你受了重伤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情况，它使你的一条腿情况很糟。我们要检查一下，看看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多少挽救。”

他再次扬起他的眉毛。“挽救？”他想要说。

“挽救你的腿，”大夫重复道，“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截肢，但是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。”

此刻在他的脸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那位年轻大夫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儿。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颊，然后就让那只手停在了那儿，托住他老年人的头。这是那种女人才会干的事情，一个怀有爱心的女人。这种姿势使他十分尴尬，但是他不能庄重地移开。

“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信任我吗？”那位大夫问道。

他无言地眨了眨眼睛。

“好。”他停顿了一下。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保罗，”他说道，“目前的情况使我们没有选择。你明白吗？我得到了你的同意吗？我不会要求你在表格上签名，但是你同意我们进行手术了吗？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，但是你受到了很重的撞击，已经造成了很多损伤，比如，此刻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能保住膝盖。膝盖已经被彻底碾碎了，还有一些胫骨也是如此。”

似乎它知道有人正在说到它，似乎这些可怕的词儿已经把它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，那条右腿给他发出一阵拉扯般的疼痛。他听见

自己的喘息声，然后是血流在耳朵里突突的跳动声。

“好啦，”那个年轻人说道，一边轻轻在他脸颊上拍了拍，“该推走了。”

他醒来的时候自我感觉舒适自在多了。他的头脑十分清醒，他依然是老样子(精神旺盛！他想道)，虽然愉快，但懒洋洋的，他能够在任何时候又沉入小睡之中。那条受了撞击的腿此刻觉得变得非常巨大、笨重，但是却毫不疼痛。

房门打开了，一个护士出现了，一张新的、精力充沛的面孔。“感到好些了吗？”她问道，然后很快又说道，“先别费劲说话。汉森大夫一会儿就来和你谈话。在这期间我们有些事情需要做。所以我要求你放松一下……”

接下来的情况表明，在他放松的当儿她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插导尿管。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件挺讨厌的事情；他很高兴做这件事的人是个陌生人。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！他责骂着自己。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，谁让你有那么一阵儿注意力走了神呢！还有那辆自行车：那辆自行车变成了什么样儿？现在我该怎么出去买东西？我的大错特错就是不该走麦吉尔路！他痛骂着麦吉尔路，虽然事实上多年来他一直骑车走麦吉尔路，从来都是平安无事。

那位年轻的汉森大夫到达以后，要做的事情，首先是对他把他的病情做一番简要介绍，以便使他跟上节拍，然后是关于他的腿的一些更专门的消息，有些消息好，有些不那么好。

首先，对于他的情况的一个总看法是，鉴于人的身体在与一辆高速行驶的小汽车相撞时可能造成的后果，他可以庆幸自己的情况并不严重。事实上，与情况严重截然相反，他可以认为自己十分幸

运，有福气，有上帝保佑。这次车祸给他造成了脑震荡，然而，他戴的头盔救了他的命。要继续观察，但是没有任何内出血的迹象。至于各项运动神经功能，初步的迹象表明它们都没有受到伤害。他是失去了一些血，但是失血已经得到补偿。如果他对于自己的下巴僵硬感到奇怪，他的下巴并没有断裂，仅仅是有些瘀伤。他后背和胳膊上的擦伤实际情况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严重，它们在一两个礼拜后就会痊愈。

现在再谈这条腿，这条受到撞击的腿，到头来，他(汉森大夫)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能够保住那个膝盖。他们曾进行了一场详尽的讨论，做出了一致的决定。这次撞击——他随后将会在X光片上向他展示——就直接作用在膝盖上，并且在那儿造成一个额外的复合扭转，所以关节被撞碎的同时还被拧了麻花。对于年轻人，他们也许会进行再造术，但是常规的再造术将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手术，一个接一个，时间要拖上一年多，甚至两年，而且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，所以总而言之，鉴于他的年龄，他们认为最好干脆将这条腿就在膝盖以上截肢，保留适当长度的骨头以安装假肢。他(汉森)希望他(保罗·雷蒙特)会理智地接受这个决定。

“我肯定你有大量的问题要问，”他最后说，“而我会很乐于努力回答这些问题，但是也许不是现在，最好是在早晨，在你睡过一觉之后。”

“假肢。”他说道，这是另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，虽然现在他知道了下巴并没有碎，仅仅是擦伤，但对于说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他倒是不太感到难堪。

“假肢。人工肢体。一旦外科手术的伤口痊愈以后，我们会安

装一个假肢。四个星期，甚至可能更快。根本要不了多少时间你就会又能走路了。如果你喜欢，也能骑自行车。在一些训练之后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为什么你们不首先问问我？他想要说，但是如果他说出这几个词儿他就会失去控制，他就会开始叫喊起来。“那么我会在明天早上跟你谈谈，”汉森大夫说道，“别灰心！”

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完。那并不是结局。首先是侵害，然后是征求同意这种侵害。那些人在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之前有一些文件要他签署，而事实证明，这些文件令人惊讶地难办。

例如，家庭。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，在什么地方，那些文件问道，应该如何通知他们？还有保险。他的保险公司是什么保险公司？他的保险单规定包括哪些保险内容？

保险毫无问题。他投保的是完全险，他钱包里的一张卡能够证明这一点，如果再不精明谨慎，他就一无是处了。（但是他的钱包在哪儿？他的衣服在哪儿？）家庭是一个不太好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。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？怎么才算是正确的回答？他有一个姐姐，她在十二年以前就过世了，但是她依然活在他的心里，或者说和他在一起。正如他有一个母亲，她有时候不在他的心里和身边的时候，就会在巴拉莱特的墓地里，在她的那小块地上等待天使们的号角声。还有一个父亲，他在更远的地方等待着，在帕乌的墓地里。他很少从那儿来看望自己的儿子。他们就是他的家人吗，他们三个？那些生出你并和你一起生活过的人永远不会过世，他很想告诉设计出这个问题的人，不管他是谁。你把他们记在心里，正如你希望那些后来者记住你一样。但是在表格上没有空间来发挥这些答案。

关于这个问题，他能够更加确定的一点是，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任何子女。当然，他结过一次婚；但是那个事业中的另一个合伙人已经不再是他的一部分。她已经逃避开他，完全逃避掉了。她究竟怎么设计了这个鬼把戏他还需要去琢磨，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回事：她已经逃到她自己的生活中去了。因此，就所有实际的意义而言，当然也是就表格的意义而言，他是个未婚者：未婚，单身汉，独身，一个人。

家庭：无。他以粗大的字母写道，那位护士在一边偷看着，他又画线勾掉了其他问题，在表格上签字，他们两人都签了字。“日期？”他问那个护士。“七月二日。”她回答道。他写上日期。运动功能未受损伤。

给他服用的一些药片，目的是要减轻他的疼痛并使他睡觉，但是他睡不着。这一切——这陌生的床铺，这毫无装饰的房间，这消过毒但又弥漫着轻微尿味的空气——这一切显然不是梦，它是真实的事物，像他遇到的各种事物一样真实。然而整个今天，如果它完全是同一天，如果时间还意味着什么事情，都有一种梦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个东西，现在他第一次在被单下打量它，这个异形的物体包裹在白色的绷带里，附着在他的臀部，直接出自那梦的国度。还有，其他事情怎么样了？那个戴着疯狂闪光的眼镜的年轻人，以那样的热情说到的事情——什么时候才会露面？他一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赤裸的假肢呢。出现在脑海里的图画，是一根头儿上有一个倒钩的木棒，好像一柄渔叉，在它的三个小脚上有橡胶吸盘。它出

自超现实主义。它出自达利^①之手。

他伸出一只手(他第一次注意到，三个中间的手指被绑扎在一起)，按了按那包扎在白色绷带里的东西。它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感觉。它好像一段木头。只是一个梦，他自言自语道，接着沉入了最深的梦乡。

* * *

“今天我们要让你走路，”年轻的汉森大夫说道，“今天下午。不是长途行走，只是走上几步好让你体会一下它的感觉。伊莱恩和我会到场帮把手。”他朝那个护士点了点头，伊莱恩护士。“伊莱恩，你能够用矫形器把它安上吗？”

“我今天不想走。”他说。他正学着通过咬紧牙齿说话。不仅下巴受到了擦伤，而且那边的白齿也松动了，他不能嚼东西。“我不想急急忙忙的。我不想要假肢。”

“好吧，”汉森大夫说道，“我们谈的不是假肢，那还提不上日程呢，这只是恢复，是恢复的第一步。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或后天再开始。这样你就会看到，失去一条腿，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。”

“让我再说一遍：我不想要假肢。”

汉森大夫和伊莱恩护士交换了一下眼色。

“如果你不想要假肢，那么你想要什么？”

“我宁愿自己照顾自己。”

“好吧，结束这个话题，我们不会让你急急忙忙做任何事情，我答应你。现在我可以和你谈谈你的腿吗？我可以给你讲讲怎么照

① 萨尔瓦多·达利(1904—1989)，西班牙画家，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。晚年定居美国。

看你的腿的事儿吗?”

照看我的腿?他满腔愤怒——他们居然会看不出来?你们麻醉了我,砍掉了我的一条腿,把它扔进垃圾箱,让人把它收走再扔到火里。你居然还能站在那里谈论什么照看我的腿的事儿?

“我们把剩余的肌肉覆盖在腿骨末端,”汉森大夫正在说着,一边用团成杯状的双手演示着他们的做法,“把它缝在那儿。一旦伤口愈合,我们希望那块肌肉能够构成骨头上的一个垫儿。在随后的几天里,由于外伤和卧床休息,会有水肿和肿胀的趋势。对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。肌肉也会有向臀部收缩的趋势,像这样。”他斜向站着,扭动身子露出后背。“我们以拉伸来对抗它。拉伸很重要。伊莱恩会教给你一些拉伸练习的方法,并且会帮助你,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。”

伊莱恩护士点点头。

“是谁对我干了这件事?”他说道。他不能喊,因为他不能张开嘴巴,但是这样对他来说倒也合适,适应他那咬牙切齿的怒火。“谁撞了我?”他的双眼中盈满了泪水。

一个个夜晚,长夜漫漫无穷无尽。他要么太热,要么太冷;那条腿,紧裹在绷带里,在一阵阵发痒,却够不着。如果他屏住呼吸,就能听见他那受伤的肌肉在可怕地蠕动,好像它在试图把自己重新结合在一起。密封窗外,一只蟋蟀正在嘟嘟嘟地自吟自唱。睡眠来临的时候,总是突然而短暂,好像剩余的麻醉剂正在从他的肺部袭来,把他制伏。

无论黑夜或白天,时间蹒跚而行。有一台电视机面对着那张

床，但是他对电视或某机构提供的那些杂志(《人物》、《名利场》、《澳大利亚家庭与园艺》)都毫无兴趣。他盯着他的手表表盘，在脑海中铭记着指针的位置。然后他闭上双眼努力去想别的事情——自己的呼吸，祖母坐在厨房的桌前给一只鸡腿毛，嚅嚅嗡嗡的蜜蜂在花丛中飞舞，随便什么事情。他张开双眼。手表的指针并没有移动。好像它们不得不穿过浓浓的胶水困难地行进。

钟表静止不动，然而时间并没有停止。即使他躺在这里，他也能够感觉到时间在他身上起着作用，就好像一种消耗性的疾病，就好像他们倒在尸体上的生石灰。时间正在侵蚀着他，正在逐一地吞没构成他的那些细胞。他的细胞就像光一样正在熄灭。

那些每六个小时给他一次的药片，冲走了最严重的疼痛，这很好，有时候把他送入梦乡，这就更好了；但是它们也搅乱他的头脑，给他的梦境带来惊慌和恐怖，他逃避做这些梦。疼痛算不了什么，他告诉自己，那只是身体对大脑发出的警告信号。疼痛与X光照片相比，并不是更真实的什么东西。不过，当然他是错误的。疼痛是真实的东西，它并不需要强制使他相信它，它根本无须强制，仅仅闪一两下就足够了；在那之后他很快满足于混乱，满足于噩梦了。

另一个什么人已经搬进了他的房间，一个比他更老的男人，做了臀部外科手术回来后。那个男人整天闭着眼睛躺着。时而两个护士拉上了他病床周围的帘布，在外人看不见的情况下，照看他大小便。

两个上了年纪的人；两个老家伙在同一条船上。护士们很好，她们和蔼可亲，但是在她们的麻利和效率下面，他能觉察到——他不会搞错，以往他已经太经常看到这一点了——一种对于他们命运的终极的冷漠，对于他和他病友的命运的冷漠。从年轻的汉森大夫